

## 語言的規範問題

語言是思考和人與人溝通的工具。這工具效率的高下視乎它的精密程度。要語言精密，用語言的人一定要意識到在這問題上要擔負很大的責任。要使語言能作有效的溝通，雙方一定要遵守共同的規則，換句話說，雙方的語言都要合乎規範。對於規範可以有種種不同的看法，本文旨在就這問題提出一些意見，希望能夠引起大家討論的興趣。

許多人都認為語言是「約定俗成」。這個說法是無可厚非的，因為如果我們放眼看看世界上各式各樣的語言，性質雖然不同，但同樣可以成為有效的工具，語言是「約定俗成」這點是顯而易見的。但主張「約定俗成」的人往往只着眼於一個語言的轉變上，昨天約定的俗今天已不再為大家所遵守，今天有今天的俗，只要是大家約定，便可以成為今天的標準。這種看法令人想起近代結構派語言學家的看法，他們認為語言學的任務是描述語言現象，與規範無涉。言下之意就是說語言學描述的現象是約定俗成的語言現象。如果所描述的語言有不完善的地方需要用規範去納於正軌，這就不是語言學家份內的事了。這看起來，好像是為主張約定俗成的人提供理論上的根據，但如果我們細想一下，就會發覺語言學家的主張與一般人約定俗成的主張是兩回事。語言學家對所研究的語言所採取的是超然的立場。有些結構派語言學家甚至認為完全不懂所研究的語言才能作真正客觀的研究。語言學家對語言的態度和生物學家對標本的態度無甚差異。我們對自己所用的語言就不能採取這樣的態度，我們的語言是我們的寶貴財產。語言如果不完善，我們就無法有效地思考和溝通。我們時時刻刻都應留心不要讓我們的語言變成效率低的工具，所以我們不能以超然的態度對付規範問題。

把語言的轉變只是看作已定之約已成之俗的修改有甚麼不妥之處呢？主要是我們的語言有悠久的歷史，而且在廣泛地區使用。有了這一縱一橫的層面，我們就不能簡單地接受新約定的俗。我們對語言的轉變要從縱橫兩個角度去看，這就是說，我們要問這轉變是否會引致與古代語言脫節，是否會和各地方言脫節。以讀音為例，如果因為約定俗成的緣故，我們接受一個字的誤讀，則一方面會引致古代韻文難以上口，古籍上的假借字難以掌握，另一方面，也會引致方言學習上的困難。方言與方言之間原來有相當可靠的對應規律，掌握了這些規律就能收類推的效果，現在我們接受了愈來愈多的誤讀，每一個誤讀都成為對應規律的例外，這無形中增加了我們學習方言（普通話包括在內）的困難。例如「筠」字，本來應該念，wen<sup>4</sup>（云）。現在很多人誤讀

爲 gwən'(均)。「云」按照對應規律，變爲普通話的 yún，「均」則變爲jūn。這一來溫庭筠就由 wēn tíng yūn 變爲 wēn tíng jūn，說普通話的人聽了就不知說的是甚麼人了。

主張用「約定俗成」的眼光去看語言轉變的人很少舉出理由。可能他們一方面認爲語言轉變是一種自然過程，我們不應違反自然加以人爲的干預，甚至以爲自然的力量太大，非人力所能阻撓。我們覺得這觀點未免太消極。一件事人力能否控制不是一成不變的，昨日不能控制的，今日卻能控制，今日不能控制的，明日或許能控制。在語言變遷的控制上，我們有法國國家學會的先例。法語是否應接受外來語的詞彙，是由國家學會決定的。這並不是說法國人不接受外來語，而是說他們語言中的外來語都是經過審慎的考慮才接受的。這和日語之濫收外來語正好成爲鮮明的對比。在今日，傳播媒介對社會的語言習慣影響極大，我們能否好好利用這力量來把語言的轉變引導上一個合理的方向，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上面說過，語言是我們思考和溝通的唯一工具，這工具效率的高下，對我們來說有切身的關係。這好比貨幣，貨幣價值穩定，還是日漸貶值，與我們也是有切身的關係。相信每一個人對後者都關心，但知道應該關心前者的人不會太多。我們應該促使一般人對我們唯一的語言的質素加以愛護，但首先我們對語言的運用要感到興趣，語言的準確運用應該成爲日常話題，這樣，語言的前途才有希望。

語言的準確性是多方面的。討論這問題時大體上是以書寫的文字爲對象。中文書寫用漢字，而漢字的討論傳統上是分形音義三方面。現在不妨依照傳統做法，從這三方面來討論。

字形的問題相當複雜，第一是歷史傳統的問題。一個字有不同的寫法時，那一個才是正體呢？從前篤信《說文》的人往往主張楷體應該反映篆形。記得符定一民國廿二年（1933）出版的《聯縣字典》所用的鉛字就是這樣的楷體，所以全都是新鑄造的。在今日不再有人會這樣主張吧。我們只能審察每一個有異體的字，然後個別作合理的處理。這個問題，多年來不斷有人提出，但仍未見有解決的希望。現在在字體上出現更重要的問題，這就是簡體字。簡體字本身已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再加上各地區，例如中國大陸、日本、臺灣和新加坡，都有自己的簡體字，而字形又不盡相同。這樣就往往引致混亂。另外還有印刷的問題，例如本港植字幾乎全用日本機器，所以用的是日本字體。還有電腦，不同系統的電腦在字體上也可能有所不同。所以字形的問題顯得極爲混亂。要處理已經不是一個地區一個國家所能辦到，似乎非召開國際會議不可。這問題愈快解決愈好，不然到了積習難返的時候，就束手無策了。

再看字義的問題。白話文所用的詞彙，自五四以來慢慢的發展，今日已經達到成熟階段，可是大型的現代漢語詞典一直還未出現，而現有的詞典也太傳統一點。中國字典傳統的一大缺點，是太注重詞彙意義，忽略用法，所以很多時候只注上同義或

近義字，往往查了字典，明白了字的意義，還是不會用這個字。其實好的字典，不但要通過例句，顯示一個字的用法，而且例句還要精心選擇，對用者才能真正有用。記得法國人十多年前着手編一本法語大詞典時，首先挑選二百個大家公認的名作家，把他們的全集輸入電腦，這樣編出來的詞典，不但代表活語言，而且是寫得最好的活語言。現在電腦比當年進步得多，不難用同樣方法編一本現代漢語詞典。有了這樣的一本詞典作為標準，只要大家肯勤翻，於語言的規範化會有莫大的幫助。

最後是音的問題。不但在本港，就是在中國大陸，似乎有一個讀音的危機，大家見了不會唸的字，不肯去查字典（或者查了字典仍然不會唸），隨便望文生音，結果是很淺的字都誤讀。追尋這趨勢的根源，就是字音和口語的脫節。四五十年前，一般人，不論識字與否，在口語中極少誤讀。認字的過程，只是辨認出這個字就是自己口語中已識的某一個字，把兩者一聯繫起來，認字過程就已經完成了。不知在甚麼時候，大家不再明白認字是這麼一回事，見了不認識的字，不在自己口語中去尋找對應的字，而總是在字形上打主意，希望得到讀音的線索，但同一聲符的字往往有不同的讀音。光是用聲符來作讀音的線索，常常會作錯誤的選擇。再進一步是把誤讀認為正讀，拿這誤讀去改原來正讀的口語讀音。這真可以算是「毀屍滅跡」。舉一個例來說，「拚」字原來是平聲，與「乒乓」的「乒」同音。現在大家把「拚」讀作去聲變成與「聘請」的「聘」同音，「拚命」「拚盤」以前口語唸「'piŋ<sup>1</sup>（乒）命」「'piŋ<sup>1</sup>（乒）盤」原來不誤，現在卻誤讀「'piŋ<sup>3</sup>（聘）命」「'piŋ<sup>3</sup>（聘）盤」。正確的讀音為甚麼重要呢？上面已經說過，語言有縱的一面，亦有橫的一面。誤讀引致縱的方面與古代語言脫節，橫的方面與方言脫節。誤讀已經到了一個極為嚴重的階段，如果不想辦法矯正過來，漸漸就要達到無可挽回的地步。在讀音上，傳播媒介的影響是無法估計的。要挽救讀音的危機，非得到傳播媒介的合作和協助是不為功的。

除了傳統的形、音、義以外，還有一方面值得注意的，這就是語法。但要一般人注意語法問題不無困難。這是因為中國傳統本來就沒有這一門學問，一直要等到十九世紀末年馬建忠出版了他的《文通》，語法學才正式建立起來。但時至今日，許多人對語法仍然感到陌生，覺得是學院裏的一門高深學問，與他們無關。中學裏算是講一點語法，但一般學生仍然沒有用語法的眼光去看自己文章所犯的錯誤，這是改進文字運用的一大障礙。因為用語法去處理文字錯誤，能夠做得有系統，容易理解，容易接受。我們應該提倡語法問題的討論，因為除了解釋文字錯誤，語法與邏輯也有一定的關係，掌握了語法，能夠寫合乎規範的文字，在推理上也一定可以少犯邏輯上的毛病。

本文屢次提到傳播媒介對語言規範的巨大影響。希望我們以後提出語言規範的種種問題，從事傳播事業的朋友能夠積極參加討論，並能夠在提高語文水準的努力上給予大力的支持。